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五十六回 商禮改非脫禁獄 來思信善拜胡僧

話說刑清政平的官長，不獨民庶不欺，便是鬼神也敬，那狐妖鼠怪也不敢逞邪。這大鼠還是歷來前任因商禮而生出的精，乃商禮遇著後官明正；也容不得他恣情而弄法，故此弄法自弄，社中就因他的蹊蹺，弄出這一宗古怪，禁在囹圄，只等捉得女娘，方才審問。商禮坐在獄中自嗟自歎，哪裡悔自己欺公？還想出來弄法，倚著奸雄，思量有罪的下獄還要嚇騙。哪知官清民安，仁政息訟，地方哪裡有個犯法收禁的？商禮悶坐無聊，忽然想起那晚女子唱飲這一種邪心，便又弄出一個古怪。卻說那狐妖與鼠怪兩個計較，狐妖道：「我與你藏躲不現身，商禮罪名終是要脫。」鼠怪笑道：「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我與他原無仇隙，便與脫了也罷。只是我與你到獄中看他可有悔過改非之念？若是悔從前之過，還是個好人；若是噁心不改，怎與他脫？」當下鼠怪與狐妖隱著身，走入獄裡來。只見：

虎頭門裡一鎖牢拴，狴狴城中重關緊閉。陰氣淒淒，悲風颼颼，哪裡是人世囹圄？王法森森，刑威凜凜，真乃幽冥地獄！為甚的，人當事變，不忍一時惡氣，發一個菩提善心？必定要，爭強梁，不讓半步便宜，犯五刑不饒法度！至此處不見天日，這時節有甚心腸？

那鼠怪不知官長法門禁地，進到裡邊東張西拽，還要想偷那牢食。只有狐妖，他是僧道門中皈依了一番來，雖然狐性未盡更改，卻也見廣識多，乃向鼠怪說道：「你來為何？且看你舊主兒在哪裡。」鼠怪睜眼一看，只見商禮悶懨懨坐在那黑屋裡，心裡還想女子歌唱下酒，口裡念著怎麼沒個進獄的宗兒，好歹也騙他幾貫進監錢鈔。狐鼠兩個聽得他嗟嗟怨怨一會，思思想想一會，乃計較道：「這個人還不改念，我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發弄個手段，叫他受苦一番。」狐妖就變個差役，鼠怪卻變個禁子，走到商禮面前，問他要錢，說道：「官長差來點監，恐怕禁子賣放刑罰，便把刑法上起來。」商禮道：「二位，我商禮久在衙門，人情甚熟，便是做個方便也好。俗語說的：公門中好修行。」狐鼠哪裡肯？只是把刑法要擺佈他。可憐這商禮受他兩個擺佈，苦楚難當，與他錢又嫌少。商禮情急，真心發現，悔念忽生。

卻說鬼神何處無靈？這獄中也有個正直大神，偶爾上界公出，這會回來，見二妖擺佈商禮。他卻看著道：「正當擺佈這奸惡，也不暇查看二妖來歷。」只見商禮被二怪奈何不過，走到神位前雙膝跪倒，無數的磕頭，說道：「爺爺呀，商禮只因一著錯，輸了滿盤棋。今日到此受這醜態臭氣。倘得脫離了這地，便去念佛吃齋，就做個乞化，也不做非理的事了。」大神只聽了他這一句悔過的言語，便動了神慈。方才看那二怪，原來是狐鼠假變的。大神一心直憐這悔過消刑的人，便嗔他作怪成精之畜，變過面皮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堂堂清廉正直在上，囹圄也空，你是何處精靈，敢來吾地作耗？」叫左右執鞭答重處。鼠怪路熟，他又疾作，一陣風走出門去了，卻拿著狐妖。他卻也伶俐乖巧，乃說道：「我等都是被商禮弄奸設詐，坑陷了的畜類陰魂。到此恨他，特來報仇。」大神聽了，喝道：「他已悔卻前非，改心向善，吾神尚且寬宥，放他出獄，何況你精怪，還說怎麼陰魂？」狐妖聽了，隨口便答應道：「他既改過，我便恕了他罷。」往外一陣風走了，走到社內，遇著鼠怪說道：「官長清廉，鬼神敬服，便是囹圄也冷靜，我們妖怪也難存。」鼠怪道：「此處難存，卻到何處去耍樂，哪地去安身？」狐妖道：「我四處走了一番，東有神仙，西有和尚，南有徇良，北有賢聖，你我邪不勝正。去不得，去不得。」鼠怪道：「我坐井觀天，哪知天之高大？從來生長社中，只知耗些官廩，哪曉得異鄉別裡，有這許多勝覽。萬望老狐攜帶他方走走。」狐妖想了一回，道：「也罷，你既要去他鄉看些光景，我只得帶你一行。」狐妖乃帶著鼠怪離了社中，往荒沙走去。

古語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哪裡沒有神明！就是這荒野去處，人跡罕到之地，也有虛空過往，為人舉心動念，便有個神明。你便不知，他卻昭然顯見。你舉動的是慈悲物命，方便陰功，孝弟忠信之心，那神明何等歡喜！真實不虛叫你求謀遂意，災難即消。若是你舉的是坑人害物、逆理亂常之意，那神明便佛然大怒。你要求祭，他卻與你犀，真也古怪，就是神差鬼使。這二怪方才走出荒沙，只見前邊一處村落人家，有一座界牌在那裡。二妖抬頭一看，那界牌上寫著三個大字。狐妖久歷人世，卻識得字。乃說道：「這牌上寫著中路界。」鼠怪道：「想是往那個地方去的中路。」狐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方才說罷，只見那牌前一個猛勇大神攔阻中路，喝道：「何處邪魔！大膽敢來闖越我路？」狐妖乖巧，便答道：「我兩個不是邪魔，卻是來從中路走的。且問尊處何人？攔阻這路，不放我行？」大神道：「我這一村，都是往年有兩個東度僧人過此，勸化得大家小戶孝爺的，敬娘的，吃齋的，念佛的，因此秉教立我為勇猛神司，在這村口專阻邪魔妖怪，怕它來攪擾善信之家。」鼠怪乃問道：「若是邪魔妖怪到此，便怎麼？」大神道：「若是此等，吾神力能吞而嚼食。看你這兩個，似正非正，似邪非邪，你當自知。」狐妖真也伶俐，乃對鼠怪計較道：「我歷過許多地方事實看來，行正的好，作邪的難討便宜。這個小村僻路，也有個邪正分說。我們從今改了念頭，行些好事，莫要叫人指我們為狐妖鼠怪。便是走盡天下，也無驚怕。」鼠怪道：「我但聽主裁。」狐妖乃向大神道：「我兩個是正非邪，要去海潮庵聽東度僧人講法的。」大神道：「我看你調假，便是個精怪。我這裡往年有東度僧久已過去，聞知到東印度國度化了國王與繆絡童子，今已寂成佛，哪裡又有個東度僧人？」狐妖道：「見今在海潮庵說法演化。」大神道：「是了，海潮庵尚在前邊，離路遠哩。你路境為何不熟，必是個調假妖怪。吾神專惡假詐之精，當受吾吞而嚼食。」狐妖更有些見識，乃問道：「尊處惡假詐，卻是何詐？也說個明白嚼人。」大神道：我說個明白你聽：

言語一身章美，莫教惟口啟羞。有根實據出心頭，正大光明不陋。為甚將無作有？逢人一片虛浮。欺人背理自招尤，暗裡神知豈有？

狐妖聽了道：「真真人生言語，切不可將無作有。卻有一等假借法言比喻道理，說古今未有之事，這個可謂調詐。」大神笑道：「世有逆理之虛言，乃謂之詐。若是借喻勸人以入道，此名為方便，不名為假詐。你獨不知龍虎坎離之說，嬰兒姪女之談，借名喻道，又焉可謂之詐？」狐妖聽了，乃拜伏在地，說道：「我明白尊神之說了。」大神道：「你且起來，怎樣明白？」狐妖也說幾句。他道：

心邪實也是假，念正假也是真。真實虛假正邪分，禍福都根方寸。豈知邪非為害？分明昧卻天君。若知不使自無昏，福在真言實論。

大神聽了狐妖之言，說道：「你既真實要聽高僧講法，他卻是根理真言。讓你去罷。」狐妖與鼠怪計較說道：「我四處也經歷了一番，果然忠信可行於蠻貊，虛假不能行於閭裡。我們既說聽僧講法，便只得往海潮庵去走走。」

話且不提，且說近庵有一人，姓把名來思，此人家世積惡，只因祖上略有些善根，故此還不滅他後代。這來思年尚幼時，有一個胡僧同著一個道士過其門，見了來思，胡僧向道士說：「你看此人，當有五種惡報，可憐他昏愚不自知省。」道士看了道：「他雖該有此五種，卻還有一種可救。」胡僧道：「我也看他有一種可救，卻是他祖上的一善積來。我等看他這種根因，說與他個省改解救的去路。」道士說：「便指出一種善因，他也只改得一種惡報。看此人一種當要十二年，謂之一紀。我與師如何定得年期，來與他指引？」胡僧說：「小僧有一口訣，求他始一種。」道士道：「二種卻如何救？」胡僧道：「一以該五，何須定月？他自有見事生警之處。」二人乃走近來思面前道：「小善人，你肯佈施我等一齋麼？」來思道：「一齋不難，只是要個功德消受。你出家人終日吃人家的齋飯，這齋飯豈是容易來的？大家是田土上辛苦耕種來的。小戶是勞碌筋力上掙了來的。若是沒有功德，白吃了人的，卻也不當忍字。你二位把甚功德來要齋吃？」胡僧道：「我有經咒功與善人保安，吃你的。」來思道：「經咒紙上陳言，便真保安，只好與你自保。誰叫你把經來換飯吃？越發不當忍字。」道士道：「我有道法功與善人消災，吃你的。」來思道：「我無災障可消，只好你自去消災，也難咒人有災，挾人飯吃。」道士又道：「總來佈施，出善人方便。」來思道：「我不方便，卻也難

強。」胡僧道：「若不慈悲，餓殺慈悲。」來思道：「我不慈悲，卻便怎生？」胡僧與道士聽了道：「此人昏愚不似昏愚，惡念不甚過險，我等若去了，真是憐愚惡不自覺悟，不免聊施個小法，動他的善心罷。」道士乃把拂塵一揮，只見空中飛下一個紅嘴綠鸚哥兒來。來思便去捉，說道：「是我村中人家養的，飛走了來也。」道士道：「是我觀裡道童畜養飛來的。」來思哪裡肯信，只是趕捉。胡僧說：「不要亂趕，這鸚哥是人家的。你看它聽哪個呼喚，便是誰的。」當時便引動了這村間眾人，大大小小都來捉鸚哥，哪裡信說你的我的，立心都來騙奪鸚哥兒去。道士笑道：「你這些善人，真也橫著腸子要鸚哥，哪知道道童畜養的這鳥會說話。」眾人也笑道：「哪個鸚哥不會說話？」你爭他吵。胡僧向道士說道：「人心奸險，見事相爭。小僧與他個不敢爭。」乃把手內數珠望空一舉，只見空中飛了一個白鸚哥兒來。眾人見了，乃驚異起來道：「這個白鸚哥，卻不是凡間鳥也。我等聞菩薩方有此鳥。這和尚把數珠望空一舉便來，這師父只怕就是菩薩也。」眾人乃望著鸚哥下拜。來思便請道：「二位老爺，寒家供奉一頓便齋。」當時兩個鸚哥飛行一會去了。

來思請胡僧與道士到家獻齋。齋罷，胡僧乃說道：「善人，我二人見你有五種惡報，都是你祖宗積來。幸有一種可救，卻是你始祖善根積來，但解救卻在你自修，非是一朝可改的。自此以後，遇有非理之事，見綠鸚而自省，見白鸚而知救，我等不留這兩個根因，恐善信又生忘記。」來思聽了，半信半疑，只得答應。胡僧與道士謝齋出門而去。

這來思年到二旬有四，一日下鄉取討帳目。這鄉中有一個寡婦，年方少，容貌甚美，見了來思，一則貪他青年，二則圖他財利。這日遇著無人之處，婦人賣俏誨淫，來思也有個邪念。忽然仰面見半空一個鸚兒飛過，便想起昔年僧道之言，隨正了念頭，向婦人說道：「我男子備百行於身，雖說姦淫不致大辱，你婦道惟守一節，若是淫污，便損了一生。各自知羞，卻做不得。」說罷就走。那婦人命本長壽，享用也不虧，只因舉了這淫行，著了這一羞，不敢向人說，抑鬱在心，閉了眼目，就看見亡夫。三朝五次，一旦而亡。卻說來思在鄉住了數日，猛然想起一事，收拾回家。卻是何事，下回自曉。